

明宮六十朝演義



上海時還書局發行

許嘯天先生著

明宮十六朝演義

沈芝孫題

飲詞

溪挹雲汀逝波朱水遠點六宮
香醪歌恒舞飲芳極園空夢寐
事幾何昔恨史家疏詔錄今春
野乘廣搜羅一編展向晴窗讀
酒後茶餘醒睡魔

海山石生



楊序

古代之稗官雜記。迺補正史之不足也。虞初九百。什九作神怪之談。豈曩日社會狀況。卽若是歟。抑著者特具嗜痂之癖。而專好搜神誌鬼歟。余以爲否。蓋著者伏於帝權積威之下。雖欲秉筆直書而不可能。然又感受身世之痛。脫弗濡墨。撫撫一二。則不足洩其不平之氣。爰是寓托神怪。故作荒誕不經之說。莊周之南華。屈原之離騷。與漢唐小品。胥屬於此。迨至蒲留仙之聊齋誌異。紀曉嵐之閱微草堂筆記。袁簡齋之新齊諧。長篇說部如封神榜。西遊記。金玉緣。鏡花緣等。孰非寓言作品。斯固著者苦心孤詣。趨避帝權之威挾。而讀者誦之。則失其本意之真相矣。歐美各國。當十七世紀以前。坊間刊行說部。亦什九寓托神怪。推崇上帝爲無上之尊。時如莎士比亞。却而司迭更司。大仲馬輩。猶未能脫

盡此等舊習。推至托爾斯泰。易卜生輩。接踵以起。文化爲之翻新。寫真浪漫等派。縱橫宇宙。而寓言與神怪諸作品。遂一落千丈。此雖文化之進步。然亦著作者必然之趨勢也。吾國舊式說部。種類繁雜。而寓有政治歷史之意味者。殊不多覩。疇昔僅如東周列國志。三國演義二種。流傳爲一時名著。次如廿四史演義。以及東西兩漢演義。然胥略而不精。殊難與前述二種媲美。余素懷一莫大宏願。擬蒐吾國五千年歷史。分代纂成說部。藉通常語體之文。寫古今興亡之事。未始非正史之補。以增國人讀史之興味也。惜乎才難倚馬。筆不生花。雖懷此願。卒未克償。今讀許君嘯天之明宮十六朝演義。已先得我心矣。運筆雅雋。寓意綿邈。洵爲歷史小說之鉅作。而不易多覩者也。爰贅數語。藉代叙言。

中華民國十五年雙十節後二日譙北楊塵因叙于海上春雨梨花館

陸序

自古宮闈最多難言之隱。而朱明一代尤爲多事。卽如挺擊紅丸移宮。爲萬歷以來三大疑案。士君子因此三大案而竄逐誅殺者。不知凡幾。忠臣義士因此三大案而號呼奔走者。又不知凡幾。而佞倖權閹假此三大案誅鋤異己者。更不知凡幾。其實據吾輩公平眼光觀之。則挺擊移宮。無關醫學。姑不論。論若紅丸則明明冤獄也。史載光宗諒闇。鄭貴妃進美女四人。上不豫。內醫崔文昇用大黃藥。一日夜三四十起。頭目眩暈。不能動履。楊漣疏劾之云。有心之誤耶。無心之誤耶。有心則蠶粉不足償。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。上宣漣入。目注久之。方從舊薦李可灼進紅丸。上飲湯輒鳴。藥進乃受。上喜。稱忠臣者再頃之。傳聖體用藥後。煖潤舒暢。復進一丸。明日駕崩矣。從哲擬旨。賞可灼銀五十兩。以王舜安疏改罰俸一年。於是言者譴起。謂文昇情罪不減張差。而可灼次之。併劾從哲。從哲疏辨。自請削奪。可灼遣戍。文昇發遣南京。此明宮三大案之一。實千古之大疑案。也。論者紛紛。迄未得其病情。以文人多不知醫耳。欲明此案之真相。須究病情之虛實。究竟光宗所患何病。應服何藥。可灼之紅丸。究竟是攻是補。若於此等處無真知灼見。實不能謬下一斷語。昔徐亞枝云。李可灼進紅丸於光宗也。先有奄人崔文

昇之用大黃。故尤悔庵擬明樂府。有大黃一下法不治。紅丸雖進補已遲之句。其謂文昇誤下。固然矣。而以紅丸爲補則非是。蓋光宗之病。陽明實而太陽未罷之證也。史載進紅丸後。聖體煖潤舒暢。則前此用大黃時。必惡寒無汗。過身拘急之證悉具。大黃下之。湯飲不受。明是誤下成結胸之證。紅丸者。丸而色紅。莫知所用何藥。余意必是開太陽兼陷胸之品。所以進後煖潤舒暢。史載上不豫於進美女之下。或太陽經府均病。配紅鉛爲經府雙解之劑。故其丸而色紅。則仍是下法。不是補法。嘉言所謂得其下之力。非得其補之之力者也。至於明旦駕崩。或因小愈而復犯女色。宮闈邃密。外庭莫知。不然。豈有煖潤舒暢之轉機。未嘗變症。而甫隔一夜。遂能長逝乎。可灼從哲。含冤千古。得余一白。當亦快然。夫演義者。職當補正史之闕。糾正史之矣。今觀嘯天明宮十六朝演義。對於紅丸一案。猶未免乎俗人之見也。余因骨梗在咽。不吐不快。特表而出之。卽贈許子爲此書序。許子亦以余言爲然否。

民國丙寅九月青浦陸士諤序於上海寓次

張序

一代之興衰隆替。固操諸一二執政者之手。而國家強弱消長。則佐治者之賢愚善惡。忠奸良莠。殊有莫大關係在也。吾國五千年來。帝王專政。威權固操諸一人。而運用威權。宰治四方庶政者。仍賴諸左右羣僚。昔賢云。君之視臣如手足。如股肱。如腹心。其君臣關係之密切。概可見矣。且焉。帝王之尊。舉世同等。庶民仰視。無異天人。其宮室之華。嬪妃之美。飲食衣飾之奢麗。迥非平民所敢企望。而下車泣囚。憂民如傷者。世如堯舜禹湯文武。能有幾人。他如夏桀商紂。周幽之流。歷代疊有所覩。推原窮始。固屬若儕之昏庸懦弱。而足以使其若是者。孰不誤在富有四海。貴爲天子之家。邁耶。夫歷代帝王。姑勿論其智愚善惡。胥屬人類之一份子耳。脫非受環境之尊崇。而坐享無上之極樂。必不至聞蛙鳴。

而辨公私。孤陋寡聞。不諳時務也。烏乎。爲帝王者。雖尊之曰明察萬里。實則不踰宮闕一步。坐享先人遺業。位居無上尊榮。一旦受環境不良之包圍。外則有奸臣惡吏之進讒。內則有蕩婦淫娃之獻媚。斯夕困于酒色。不見天日。欲求其不家亡國破。烏可得哉。吾國歷代帝王。以赤手創業者。厥惟漢之劉邦。明之朱元璋。二氏而朱氏創業之難。則較劉氏尤甚。蓋劉氏乃一亭長。鷄鳴狗盜之徒。尙不難會合。彼朱氏祇一牧豬奴耳。以此創業。其困苦艱辛。不言可喻。彼子孫承祚。自應若是動慎勞苦。保守先業。而其傳鼎十六朝。仍是權奸干政。戚黨專橫。宮闈之間。藏污納垢。廟廊之上。兔突狼奔。迨至清帝入關。明鼎顛覆。煤山之慘。傳爲痛史。斯亦帝王專政之收場結果也。今讀許君嘯天之明宮十六朝演義。繪寫明代朝野之奇。宮闈之祕。淋漓雋緻。洵歷史小說之大觀也。余極愛讀是書。爰爲之序。

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張海漚序

胡序

余幼時披覽廿四史。感歷代之盛衰興廢。無殊置身其境。倏而掩卷長歌。倏而伏案痛哭。一似古人之悲歡哀樂。生死離合。卽是余之身受者。甚矣。文字之感人深刻。蔑以加也。余因是而感及稗官野史。彼動人之魔力。實較正史益甚。蓋正史取材。去微用閤。而稗官野史。則反是。然實寫一代社會風俗之眞。則正史不若野史之精密。所謂利于平民之觀覽。而增長平民讀史之興味者。正史之魔力。又不若野史之宏鉅也。邇來文化翻新。舉凡學藝。多趨重於民衆。而國史之體例與旨義。亦應隨之變更。彼揚強抑弱。具有貴冑階級之紀載。殊不適用於今日也。繇是稗官野史。應運而起。最近歐美各國之文藝界。亦重視說部與戲劇。爲民衆運動之先鞭。而古今之稗官野史。多紀正史之不敢紀。言正史之

不敢言。亦適合於民衆之稽考研究也。吾國之稗官野史。汗牛充棟。然多憚專制威權。或寓言於神怪。或寄情於風月。或隱托於詼諧諷刺。而秉筆直書。不少隱諱者。難獲什百之一。西儒恆譏吾國無國史。斯亦最痛心事也。茲就稗官野史而言。吾國舊式說部。凡紀載一代之政治。而具有歷史之意味者。僅東周列國志。與三國演義。隋唐演義三書。定名取義。胥合史例。其他水滸傳。女仙外史。鏡花緣。希夷夢等。雖紀述一部份政治之現狀。而大體則趨重社會寫真。非純粹歷史之說部也。近代自廿四史演義刊行後。而東西兩漢之演義。則相繼編纂。又近。卽許嘯天君之明宮十六朝演義也。是書都百數十萬言。有字皆奇。無筆不妙。列國三國隋唐而後。的是歷史說部中之傑作。爰贅數語。而爲民衆研究國史之介紹也。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秋九月重陽前二日胡愍珠序

莊序

余曩曾採明時之街談巷議。遺聞軼事。輯爲明稗類鈔一書。以資重不克付梨棗。稿亦散失不復存。久矣。思撰一質異而量同之說部。以餉世。人事倥傯。未遑舉筆。同鄉鄭彝梅書來。謂方屬許君嘯天撰明宮十六朝演義。始欣然曰。此足以當之矣。夫明之皇室。受國于胡。得之不可謂不正。失國于胡。亡之不可謂不哀。興衰存亡。雖有專史。而其間英雄豪傑之激昂。婦人小子之悲哀。與夫全國人民之流離顛沛。見于清人筆記者。胥足以興人之幽思。而正史則未之有也。故吾之所謂說部者。正欲以是等可歌可泣之事。一一傳之于筆墨。使讀之者眉飛色舞。如見其人。庶乎民族之思想。油然而生。今許君竟此巨帙。成此巨箸。吾知于歷史政治。必有無量之影響。匪可以文學論也。歡忭之餘。不能不有一

明宮十六朝演義 莊序

序以誌吾感。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秋九月八日莊病骸

張序

世界潮流日新。民衆之文藝亦因之日益膨脹。所謂民衆文藝之要點。一戲劇。一說部也。吾國舊式說部。卽所謂稗官野史。文人侘傺。不獲展志。爰是運用其生花之筆。以洩不平之氣。顧其取材紀事。什九寄托神怪狐鬼。鳥獸木石。與夫兒女情事。他如政治狀況。而秉筆直書者。實所罕覯也。要知說部既屬民衆文藝之要點。而其精神與價值。自重。在紀載一代之政治與社會。以供民衆稽古之考證也。然其著筆最難者。厥惟政治小說。次則社會之寫真。揆諸中外說部。而先在政治或社會之上。獲美譽者。胡翹鳳毛麟角。亦足證政治小說之難。脫因政治而富有歷史價值者。則尤難矣。邇來海上書業如林。坊間刊行之新舊作品。亦指不勝屈。撮其大要。什九繪寫兒女戀愛之狀況。美其名曰社會寫真。實則僅張一部份之黑幕。而對於政治歷史諸作品。殊不易覯。斯固文藝界之

絕大缺憾。然亦一般著作家亟須補救者也。余不文。而懷此隱憾已久。恆欲蒐集古今稗官野史。並私家專集。博採奇聞異事。爲正史所罕見者。一一編纂成章。更以正史爲經。野史爲緯。治化一鑪。加以點染。尤應革其浮誇之弊。屏入諷刺之文。俾民衆之知文識字者。披覽不致厭倦。則民衆政治歷史之觀感。自應日益增加。而其國民常識。與夫愛國之思想。亦日益富且厚矣。有懷若是。惜未克償。余以爲吾個人之志願。固不必論。而社會之供給。則非此不足以廣民衆政治歷史之興味。藉云文藝進化之前境。亦殊有莫大關係。似應亟謀也。茲讀許子嘯天明宮十六朝演義。實獲我心。秉其生花妙筆。寫一代興廢之真。記兒女戀愛。則情致纏綿。記英雄事業。則激昂慷慨。其他賢愚善惡。奸良莠。無不窮形盡相。酣暢淋漓。斯余不克自償之夙願。而許子代償矣。許子代償。且能發余意料之所不可及者。斯余拜讀既竟。不禁三折肱也。故不揣譾陋。特叙數言。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秋九月七日張冥飛

自序

許嘯天

梁啓超先生說：『我們替全人類積下一大份遺產，從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裏一直傳到今日沒有失掉。』——見梁任公演講治國學的兩條大路——這真是我們的遺產嗎？在我的意見，人類的歷史，便是人類腦筋上的債累，也是人類根性上的孽障；一國的歷史愈久，這一國人民腦筋上的債累愈重，根性上的孽障愈深。單拿我們中國說，無論日用的一事一物，動輒是有關五千年來的歷史；我們儻然盲目的做去盲目的用去，我們儻然要知道這一事一物的究竟，那非考查他五千年來的沿革制度不可。至於我人平日的一言一動一善一惡，尤其與五千年傳下來的種族歷史地理歷史相關。我們中國國勢衰到如此地步，人民弱到如此地步，社會窮到如此地步，都是五

千年歷史釀化而成的，決非偶然；所以做有五千年歷史的人民，他腦筋上負着五千年歷史的債，累身體裏面蘊釀着五千年遺傳的根性。做五千年歷史以後的人，劈頭一件事，傍的且不必說，先須研究自己五千年的歷史；你倘然不研究，那你一生做人，便沒有根據，一生做事，便落於盲從的狀態。而且這五千年歷史，也不是容易研究的，便拿中國現有的歷史作物說罷，什麼正史、別史、雜史、編年、紀事本末、法典、政書、方志、譜牒，以及各種筆記、金石刻文等等，動不動便是「汗萬牛，充千棟」，讀一百年也讀不完，便是讀完了，也算不得是你的本領，算不得是你的學問，祇是你做中國人的第一步義務盡了。這個義務盡過以後，纔可以講別的學問，學別的本領，我們盡這個義務，請問算是幸福呢？算是煩惱呢？這五千年的歷史，算是我們的遺產呢？還算是我們的債累呢？講到我們的歷史，既然是如此的繁重，如此的緊要了，再講到我們歷史